

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

RENGEYUYISHU
JINGSHENCONGSHU
BAJINYONGSHENG
ZAIQINGCHUNDE
YUANYE

宋曰家 著

巴金： 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巴

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

主编：宋曰家

巴金：

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宋曰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巴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宋曰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453—4
I·1283 定价 8.10 元

巴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编者的话

再过几年,我们就要告别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了。当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因精神上失去依托而困惑和苦恼的人,也有为寻找新的精神家园而苦苦思索着的人。人们瞩望未来,为了在新的精神家园中诗意地生存和发展,对新世纪的文学艺术有着太多太多的期待。然而,期待不是空想,21 世纪的文学艺术新貌不是无根之花,它的根基必定要扎在 20 世纪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上。回望过去,20 世纪的文学艺术成就可说是辉煌灿烂,创造了这辉煌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多如繁星。那些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们,以他们的高贵人格和伟大作品,影响着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推动着文学艺术的创新、发展,并为人类未来昭示着新的精神发展前景。对这些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进行认真研究,着重分析探索他们的人格与艺术精神,不独对新世纪文学艺术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建构也必有大益,同时也会给广大读者以人格精神上的支撑和滋养。我们编辑本丛书的目的

就在于此。

本丛书择取卓有成就的、在 20 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外现代作家、艺术家作为研究和撰写对象。他们对待人生是严肃的，有令人钦敬的人格；在艺术上勇于开拓创新，有自己鲜明独具的艺术特色。

本丛书约请对写作对象十分熟悉且精于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特别注意约请有新的学术视野的新锐学者参与创作。

本丛书是以阐发作家、艺术家的人格与艺术精神为其要务、为其特色的，要求撰稿人深入所研究的对象，把握其最本质的东西，以灵动的文笔，在不太长的篇幅里较充分地阐发出来。

本丛书的书稿力求视角独特，阐述深刻，有积极的启迪意义。为此，在不违背丛书主旨和要求的前提下，尊重撰稿人的创作个性和探索精神，文责自负。

本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出版工程，是文化建设上值得重视的一件功业。因此，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其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等，不仅对选题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而且多所建议，出了一些好主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现在出版的是本丛书的首批图书，今后还将分批陆续出版下去。为确保丛书的学术质量，恳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导，诚望得到学界、出版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1996 年 12 月

序

贾植芳

宋曰家先生长期从事巴金研究，继《巴金小说人物论》之后，最近他又完成了一部新著《巴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他嘱我为他写一篇序，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通读了他寄来的全书提纲和部分章节后，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在这些文字里面，闪烁着当代知识分子为之努力建构的人文精神。

宋曰家先生在《巴金小说人物论》中已经接触到巴金的人格，其中一章“现代人格的探索与追寻”，还就巴金人格精神的两个基本层面“独立人格”和“生命放散”作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在这部新著里，他把“独立人格”和“生命放散”作为巴金人格精神的基石和核心，并紧紧围绕这个基石和核心展开他的立论和分析。全书由三篇组成。上篇“生命的开花”，通过详述巴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特别是他晚年在《随想录》中体现出来的人格精神，以及追溯这种人格精神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客观真实地写出了巴金的人

格精神的形成过程与基本状貌。中篇“把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从四个不同的、但又互有联系的方面来分析巴金的创作，通过研究巴金的创作，分析巴金对现代人格精神探索追求的思想历程。下篇“用作家的生命之水写成”，研究的是巴金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但在论述的过程中，处处都不离开对巴金人格精神的评说。在他是把巴金的人格与艺术精神看作是同一的，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这部新著里，以翔实的史料和理论分析说明：巴金是一个为五四精神所唤醒的人，又是一个在安那其阵营里有过十年经历的人，他既张扬个性、坚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又追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坚持做一个为人类放散生命的人，这便形成了他独有的人格和人类关怀方式。他以他特有的人格和人类关怀方式生存和写作，奋斗了一生，追求了一生，表现了他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的探索精神。

探讨并发扬巴金的人格与艺术精神，是宋曰家先生近年来从事巴金研究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是他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当代文化建构中来的一条路径。正如西方学者所说“风格即人格”，中国儒家强调“道德文章”，无论中外古今都把作家的人格素质、为人道德看成第一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所谓“文如其人”、“表里如一”，正是证明了文格与人格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因此，我一贯认为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实质上就是他的人格史的反映和表现形态，人格是第一义的，文是第二义的，作家的人格境界决定了他的写作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欣赏与赞同宋曰家先生眼下这本巴金研究专著的研究视

角与立论方向。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这是最高层次同时也是最基本层次的文学研究,由此而获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作家时,往往是对文学史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贡献。正是从这一点来看,他这部新著以及由他担任主编、策划的这一套“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我认为不仅对更深层次地开拓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更主要的是,对于重新构筑与发扬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传统,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思想理论价值。

我与宋曰家先生是近几年才结识的同行朋友,我们虽然属于不同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但大约由于我们都是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历史风雨的磨难与锻炼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时空内生活和工作的,我们的生命追求、价值取向、人生选择有着某些相通相近之处,因此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气相通,成了有交情的朋友。所以我虽然以老迈之身,又在一场大病之后,仍然认为为他的新著写序,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在我看来,他以自己的思路与笔墨,经过多年的钻研与深思,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生活感悟,在参照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所撰写的这部巴金研究新著,不仅为国际性的巴金研究事业增添了富有个人学术见解与文化品位的新的学术贡献,进而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并且通过这本专著以及他主持、策划的这套“人格与艺术精神”丛书,为海内外同行与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奉献了一套具有时代精神与新的学术见解的专业性读物,为研究与认识这些不同性格

与人生际遇的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人格素质与文学成就、艺术表现，他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作出的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文学贡献，提供了崭新的学术成果，也为人们认识历史与社会，认识我们这个在由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荡中，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艰辛而又辉煌的生命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有助于人们开阔视野，品评文学与人生。正是由于这点感触，我在匆忙中写了这篇称为序的小文，除了向亲爱的读者郑重推荐宋曰家先生这部新著和他主编、策划的丛书之外，也为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留下一点文字的记录。

1997年2月下旬，在上海寓所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序	贾植芳
引 语 走近巴金	(1)
上 篇 “生命的开花”	(7)
第一章 从《随想录》谈起	(8)
第二章 回到起点	(26)
第三章 在安那其阵营里	(42)
第四章 探索出路	(57)
第五章 走到文学岗位上	(70)
中 篇 把“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	(85)
第六章 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	(87)
第七章 从家族本位到个体本位	(103)

	第八章 从神和鬼的领域走出来	(119)
	第九章 在为人类群体的事业里	(132)
下	篇 “用作家的生命之水写成”	(146)
	第十章 为了使人变得更好	(147)
	第十一章 活在自己的作品中	(157)
	第十二章 真实,自然,无技巧	(176)
	第十三章 把心交给读者	(189)
余	墨 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204)
附	录:主要参考书目	(207)

引 语

走近巴金

1981年3月14日，我在上海，走进了巴金的寓所，见到了这位久负盛誉的文学老人，亲睹了老人的风采。

我向巴老的住所走去，在渐渐走近他的时候，我在想我向他走去可不是始于当下。从精神上说，我早就在向他走去，当然也不是很早。尽管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我也多少接触过巴金的作品，可是读的很少，而且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到的竟是他的《父与子》，即写一个人因为幼子的哭闹，使他不能恢复刚结婚时候的那种温馨甜蜜的夫妻生活而心绪焦躁不宁的那个短篇小说，我读着很觉得没有意思，又听说他的《家》、《春》、《秋》是类似《红楼梦》一类的作品，当时我作为一个从农家出来的正受革命教育的十几岁

的小孩子，很不喜欢描写儿女情长的文学读物，所以致使我多年都不曾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后来我虽然也读过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单从那时的教科书里使人难以看到作家的真实面目，因而其时我并没有认真读过几本巴金的书，不曾有过向巴金走去的想法。真正触动了我使我打定主意向巴金走去，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当时，全国正处在对林彪、“四人帮”的声讨和批判中，报刊上尽是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文章，尽是受难者倾诉个人不幸和冤屈的文章，谁也不曾有自我反省，谁也不曾出来为这场民族灾难的发生承担一点责任。正是在这时，突然看到了巴金自我批判的文章。他作为一个在大劫难中受尽折磨的著名作家，却没有停留在个人苦难的诉说上，而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的同时也检查自己，为这场大悲剧的发生承担责任。他在他的《随想录》的写作中，率先开始了自我反省、民族反思，他从自我心灵的拷问入手，去追寻这场民族大悲剧的发生根源。当时我读着这些充满心灵痛苦的忏悔文字，感到十分不同凡俗，我极为震惊，我那一颗心被深深震撼了。那时，几乎是每有一篇《随想录》发表出来，我都赶紧找来阅读。一篇接一篇地读下去，越读越觉得沉重，越读越感到巴金人格的伟大。读着《随想录》，我分明地觉得：巴金的忏悔绝对不是基督教徒那样的忏悔，也绝对不是中国传统士人那样的内省，既不是以自我心灵的得救为目的，也不是把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作为出发点的，他是以他特殊的方式思索人的存在，关怀人的未来，以自己的反省带动全民族的反思，其宗旨便是为了这场历史的大悲剧不再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重演，也为了这场历史的大悲剧不再在整个人

类中发生。

当时我就想,在一个十亿多人口的大国中,为什么独独是巴金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带头进行痛苦的自我反思并自觉地挑起了民族反思的历史重担?在他看来不会是偶然发生的,必有他的人生依据。带着这个问题,怀着要了解巴金全人的急切心情,我去读他的作品,查阅有关资料。慢慢我就明白了,原来巴金是一个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的作家。他是为五四文化精神所唤醒、坚持要有自主人格、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人,他又是深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思想影响、深受那些为人类进步而努力奉献自己的革命志士的精神影响,坚持要做一个为人类群体事业“放散生命”的人。他那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特有的人格和独特的人类关怀方式。他以他独有的人格精神和独特的人类关怀方式生存和写作,为他的信念和追求奋斗了一生,表现了他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和执着的探索精神,他便成了20世纪的人类良知,一个难得的文化巨人,也便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存在。

在中国现代大作家中,巴金是一个于创作上特别注重个体生命投入的作家,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融为一体的作家,一个将现代生命精神和艺术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他广泛地向一切优秀的作家学习借鉴,但绝不追踪哪一门哪一派,更不依傍某一个作家或某一类型的作家,他只是率性而作,只是凭着自己对艺术的感悟和对现实人生的生命体验去创作,在创作中不断地探索追求,创造了一种看似容易其实却又非常难以模仿的巴金文体,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巴金和鲁迅一样,是主体意识很强的作家。这

样说并非意味着鲁迅和巴金没有群体意识，如若没有群体意识，他们何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那么巨大的贡献。不过他们总是放出自己的眼光，绝不受打着为集体或为大众的徽号或旗帜而并不真的为大众的人的蒙蔽，在纷纭复杂的现实中努力把握自我，独立地探索着、追求着，做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成了将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类群体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典范。从新的文化人格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和巴金是20世纪为我们树立起来的两面旗帜。但他们两人却又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差别还很大。鲁迅多在否定中显示自我，即在对旧的批判中显示他的自我人格光辉。而巴金则多在肯定中表现自我，即在新的追求中表现出他的自我人格风采。鲁迅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光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时代里度过的，就是说，他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人，而且又经历了家庭的败落，因而对于旧的有彻骨铭心的体验。当他有了新的眼光，再来看旧的，了了分明，看得格外透彻，他看透了封建传统吃人的本质，看透了国人灵魂中的痼疾。当他后期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周围某些所谓前进的文人更易发现其不洁的灵魂。他感受到因袭的重担，为了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明中去，他呐喊，他彷徨，他不屈地奋进，纵然是“两间余一卒”也绝不放下批判的武器，依然是充满激情地战斗下去，尽管给人一种孤独的悲凉感，但新文化战士的伟大品格却益发得到了彰显。而巴金虽然也生在清王朝的末年，但没过几年封建帝制就在中国结束了。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中国就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开始大量涌进。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契机，使得巴金小小年纪就有了新的文化观念，特别

是对安那其主义的信仰，使他牢固地树立起了人类平等的理想；现代殉道者为了人类理想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深印在他的心中，使他一开始就是心里装着人类未来、以看向世界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实的，并且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反对一切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反对一切使人性异化的不合理社会现象。他在对一切虐杀人性的传统礼教和思想观念给以无情批判的同时，总也闪射着理想的激情，总也有一个对未来的不灭的信念。他一生反封建，一生反对使人性异化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美好的人类未来，从不曾放下他那支批判的笔、战斗的笔，也不曾停止过他对人的探索、对人的心灵的探索。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哪怕是在人性被扭曲、心灵被污染得很严重的人物身上，他也见出善、美的一面，洋溢着人性的温暖，让人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而绝不让人失望。他在现实斗争中，从未放弃过理想信念，从未放弃过对未来的追求，即使是在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他也不会为悲凉之气所压服，依然会满怀着理想激情前进。这正是巴金显示其现代文化精神的异采之处。虽然，巴金在“文革”当中和“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也曾一度失落过自我主体，失去过他向有的战斗风姿，显示出其性格比较软弱的一面，但是，他痛定思痛，对曾经失去过的进行了近乎严酷的反省，以无所畏惧的心态面对历史的教训，坚持独立思考，讲真话，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风采。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以他的人格照亮了他的创作并取得很高成就的一位作家。不论怎么说，他是属于人格高尚的那一类作家。罗素在《西洋哲学史》中说，斯宾诺